尋找一塊墓地　家庭　香港

外婆與外孫——我的牛頭角故事

一個「外」字，彷彿為親情劃界——儘管，我們之間都有愛。



牛頭角下邨展出從前邨內房間的景物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從前對盂蘭節無感，只覺香港街頭多了人燒街衣，球場有神功戲的竹戲棚，還有色彩繽紛的巨型花牌。農曆七月，人鬼相雜，熱熱鬧鬧，卻總覺得與己無關。

然而隨著年紀漸長，現在見到滿街燒衣，知道人們除了接濟遊魂野鬼，同時也在祭祀重返人間的先人——這裡有對家人的思念。

今年是外婆離開後的第一個盂蘭節。我沒有跟著舅舅在街邊燒衣，但在一個悶熱的夜晚，獨自去了她住過多年的牛頭角散步。這裡，也是我十幾年前初來香港、剛上中學時第一個住落的社區。

廣東人甚少稱呼「外婆」，我是喊她「婆婆」。平常日子裡，她是直接叫我名字，不會把「外孫」掛在嘴邊，唯獨在向街坊鄰居介紹我時，「外孫」這個詞才會帶出。但在華人的親情倫理，一個「外」字，彷彿就為親情劃界——儘管，我們之間都有愛。

×

點擊吃蛋糕→



盂蘭節神功戲的竹戲棚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童年的「富裕」信

大概每位廣東人都至少有一位香港親戚，而我的香港親戚，就是外公與外婆。在小時候，他們遙遠，卻帶著長輩的疼愛。

每年新年，外公外婆從香港回鄉，我們就會一起去中旅社酒樓飲早茶。我會一邊吃著點心，一邊興奮地拆開他們帶來的香港零食：kinder出奇蛋、榛子朱古力醬手指餅、嘉頓果汁夾心硬糖。

外公沉默寡言，只會說香港話，外婆則與我同聲同氣說鄉下話，她總愛逗我玩，還偷偷塞錢給我，我就收在鞋舌，不讓爸媽知道。我還記得她帶我搭大巴進村玩，去田間、池塘，看趕鴨子，有次還把鄉下孩子抓到的小螃蟹偷偷送我。

後來我把螃蟹養在玻璃瓶裡，姐姐湊近瓶口，煞有介事說聽到螃蟹在聊天；到我湊過去時，卻什麼也聽不見，深感被騙。

小時候，我也曾寫信給外公外婆，就像是《給阿嬤的情書》那樣。但與其說是我寫，不如說是媽媽唸一句，我抄一句。那時我是電視兒童，喜歡看TVB的卡通片，總被電視看到的玩具和零食吸引。於是，我就在信紙背面列出清單，滿心期待他們新年回來時，能

×

點擊吃蛋糕→









牛頭角下邨的黑白影像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×

點擊吃蛋糕→

直到15歲那年，當媽媽帶我到香港讀書，在牛頭角租下唐樓，我和外公外婆的距離才更加貼近，真正走進他們的生活。

多年之後，我才意識到外公外婆所在的牛頭角屋邨，映照著某種老香港的底色。那不是一個TVB劇集的中產社區，而更像是一條垂直的村落、一個由街坊組成的熟人社區。外婆的生活甚少離開牛頭角，最常出沒於附近的公園和街市，沿途總能遇見鄉里和街坊，尤其是那位幫人「線面」的婆婆。

那段中學的時光，每到週末傍晚我就去外公外婆家吃飯。記憶中，我在鐵閘外就聞到火水爐煲的粉葛湯的香味，而屋內的電視和收音機總是開著，常常播著跑馬消息。外公一邊做飯一邊賭馬，外婆則一邊幫忙一邊嘮叨，時而抱怨外公又輸錢，時而又忍不住跟著落注。而我，則一邊翻閱外公買來看馬經的《東方日報》，一邊用手機和同學傳短信聊天。



牛頭角下邨展出從前邨內房間的景物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晚飯總是豐盛的，鋪上報紙的摺枱上，擺滿了斬料（燒味）、蒸魚、炒青菜和軟爛的湯渣。我的表弟不喜吃魚，就算外婆夾給他也不多吃，相反我總是吃得津津有味，心裡隱隱有些不好意思。媽媽往往到晚飯開始，才收工趕來，這時跑馬已經結束，我們會看TVB的晚間新聞和星期日檔案「送飯」——也正是在那些夜晚，我一點一滴地拼湊起對

×

點擊吃蛋糕→

婆，她很喜歡，常常在開飯前打電話問我「到未」。只是用了幾年，詐騙電話太多太煩擾，手機壞了後就沒再用。



從九龍灣港鐵月台看到重建後的牛頭角下邨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昨日的世界

在我的印象中，外婆一直口齒伶俐，也是那個年代少有的識字婦女。但我從未真正了解過她的前半生，也不知道她和外公是怎麼來到香港的。後來讀碩士時，我因為修讀「毛時代的中國」那門課，跟她做了一次口述歷史，才知道她背負怎樣的歷史行囊。

外婆的記憶異常清晰，那個下午我們在牛頭角暢聊了兩個小時。外婆原來是民國人，生於1935年，七歲入學，是當時全村唯二讀書的女孩。她笑說小孩子都想讀書，因⊠不用幹活。當時，她想讀書還遭到家人反對，因為村裡說「出外讀書的女仔都是野婆，會被人強姦」，她讀書後甚至也被村民嘲笑是「假仔」（男人婆）。

在解放後的土改，外婆說當年不少身在香港的本村人以為有田分，紛紛回鄉拿田，「但他們笨蛋，拿了田就去不了香港，因為那時已經『塞江河』（粵港邊境封關）了。」而外婆在土改後，經親戚介紹認識了外公並結為夫婦。外公早在解放前就因家貧赴港謀生，後來因為認識農會會長能拿到批文，得以在香港與廣東之間來去自如。

×

點擊吃蛋糕→



牛頭角下邨的黑白影像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在毛澤東時代，每個人都可能被批判，同時也是被動員的勞動力。在大躍進時期，識字的外婆去了做幼兒園老師，那時婦女都要走出家庭投入生產，幼童則集體交由新成立的幼兒園照顧 ，因此全國的幼兒教育也發生了「大躍進」。在期末論文，我就以外婆的故事為案例，比較大躍進時期政治宣傳和實際的幼稚園教育。

那時官方高唱「幼兒園作用大，媽媽下地心放下，孩子有人管，安心搞生產，男女一齊幹，保證大豐收」。但對外婆來說，當老師無非是生產大隊書記的指派，總比去挑水庫輕鬆。而村裡的家長同樣別無選擇，以前是祖父母或鄰居幫忙帶孩子，但大躍進時連老人都要下田勞動。更現實的是，當時實行大鍋飯制度，家中不能開火煮飯，「家長不情願也要送呀，飯是跟著幼兒園分配，孩子去了才有飯吃。」

據外婆的憶述，新成立的幼兒園非常簡樸，不過是佔用村裏地主家的房子，沒有教材和玩具，只有一塊大黑板。每天清晨，外婆在村口等二十個孩子集合，再走半小時去幼兒園。那時家家戶戶沒時鐘，集合全憑感覺，缺席更是常態。到了學校，外婆帶大家做早操，教幾個字、喊幾句毛主席口號，再講講衛生，「教得差不多了」就等著吃午飯——這才是幼兒園存在的真正意義。飯一吃完，很多孩子溜回家「逃課」，外婆也不強求把他們都「抓」回來。

這種幼稚園，說到底不過是強加在農村傳統上的政治產物，大家只因食物而來，無關教

×

點擊吃蛋糕→



重建後的牛頭角下邨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跌倒之後

回想起來，我慶幸在外婆頭腦清醒時，記錄下了這一切。沒過幾年，外公半夜離世，她漸漸患上了癌症和認知障礙，還在樓下跌了一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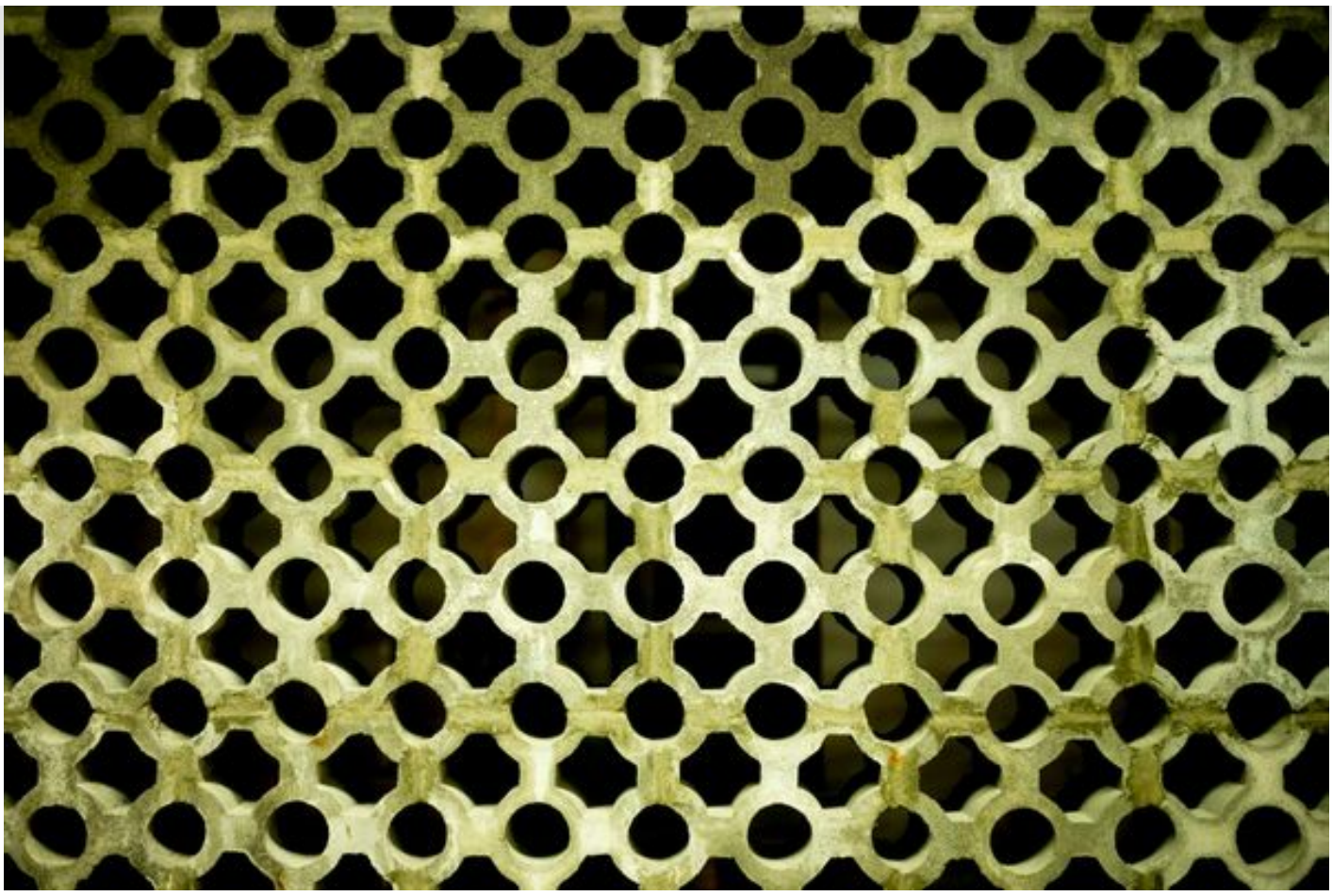
在香港，65歲以上的長者人口中，每年約有五分之一會跌倒。對外婆而言，這一跤直接導致了股骨頸骨折，必須做手術置換金屬半關節。當時我跟她看醫生，醫生說：「婆婆，我幫你打尖（插隊）。你要『噓噓』（閉嘴），出去唔好同人講。」手術過程算順利，但這一跤，終究還是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分水嶺。

一跤之後，外婆從原本的獨居，變成了不得不與舅舅、舅母及表弟同住，生活上的摩擦接踵而至。外婆半夜頻繁咳嗽吐痰，嚴重影響全家人的睡眠；行動不便更剝奪了她大小便的自主權，事事都需要家人幫忙，對主要照顧者的舅母而言，更是「同住奶奶很難頂」。外婆心裡抗拒尿布，卻又陷入了頻頻想上廁所的焦慮之中。這次跌倒，傷到的不只是骨頭，更是她的尊嚴與自主。那陣子她精神高度緊張，夜夜發噩夢，甚至開始出現了幻覺。

後來我陪外婆去看精神科，醫生只是叮囑我們收好家中的利器，若真要開藥治療，無非是讓她再多一個需要定期複診的項目。那天我們也看了腫瘤科，醫生說電療效果不錯，

×

點擊吃蛋糕→



重建後的牛頭角下邨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這些天，我們還是偶然會在週末的晚上吃飯，但晚飯的氣氛變了樣。外婆吃東西容易「鯁頸」（卡在喉嚨），索性就不想吃東西，舅母和媽媽常常都用「為你好」的態度催促外婆吃飯。一頓飯下來，氣氛緊張，像在趕做功課。外婆都在被嫌棄，我看得很不舒服，也找不到機會和她好好說說話。

有一次，我見她精神不錯，還吃了不少，便讚她「好叻」。外婆看著我，苦笑著回了一句：「係得你讚婆婆叻，沒人讚我叻啦。」那一刻，聽得我無比心酸。但轉念一想，如果我是居家的照顧者，每天要面對屎尿、咳嗽、痰液，我的態度又會如何呢？

「婆婆沒用」

後來，外婆搬進了老人院，對舅母來說也是解脫。然而外婆三天兩頭就要去醫院複診，頻繁往返，到底還是累壞了舅母與媽媽。

我和媽媽偶爾去探望，氣氛依然緊張。媽媽總是一邊嘮叨不停，一邊熟練地幫外婆擦身、換尿布、餵食。我手足無措地守在一旁，遙想未來的某一天，我是不是也會這樣照顧媽媽？

慢慢我才發現，其實我不需要跟大人一起去探望，自己一個人去，反而對我和外婆都更

×

點擊吃蛋糕→



重建後的牛頭角下邨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我記得自己曾想介入，但媽媽制止了我：「照顧她的又不是你，再多說，那你是不是也要照顧一份？」時至今日，我仍忍不住想：自己是不是一直都在袖手旁觀？外孫這個身份，是不是自己不介入的藉口呢？

同樣難過的是，那時爸爸因癌過世，外婆總惦記著爸爸在哪，我只能強忍傷心、撒謊敷衍。而每次探望聊不到幾句，外婆便催我結婚，隨即「趕」我回家：「你唔得閑就快回家，來看一眼就好，在這裏守著婆婆也沒用」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這裏面有男女之別，我和舅舅、表弟去看望都會聽到這句話，但我媽媽聽到的卻是：「很辛苦才修得兩母女的緣份，有今生無來世，你千祈要多點來看我。」正是這句話，媽媽感到⌧疚，不得不在工作、家庭和老人院之間疲於奔命。

在外婆臨終前的幾個月，我和姐姐最後一次在老人院探望。那時她精神尚好，頭腦卻有些時空錯亂，以為眼前是兒時鄉下的場景，硬是要我們幫忙「舂米」。老人院的職員碰巧過來整理，笑著跟外婆說：「婆婆你真有福氣，這麼多個孫來看你。」外婆聞言卻神色緊張，甚至有點生氣地用家鄉話說：「有什麼福氣！三個外孫，有什麼福氣！」

我沒有感到傷心。但那一刻明白，哪怕大腦已經退化，那些根深蒂固的念頭也從未消失。就像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光，她難以咽食，只要夾上一塊家鄉的鹹魚，她就還能再多

×

點擊吃蛋糕→



在盂蘭勝會的小孩子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這次在盂蘭節期間回到牛頭角，空氣還是那樣黏膩而悶熱，就像回到中學的暑假。路過一個石級，我差點忘了我也為外婆做過路祭。

那時正是外婆在樓下跌倒，她堅信是路邊的遊魂野鬼作祟，一定要在跌倒的地方拜拜才心安。可外婆還躺在醫院，家人也無暇理會，就打電話催我代辦。我本想敷衍了事，良心卻過意不去，只好跑去牛頭角街市的香燭舖問。老闆娘塞了一堆祭品給我，還教我怎麼跟鬼打交道。

那天烈日當空，我前一晚通宵看反修例運動的直播，身上還帶著熬夜後的虛熱。我在地上切蘋果、插香燭、鋪紙錢，一邊燒一邊唸著老闆娘教的台詞：「我唔知你名，我唔知你姓。幾日前有個阿婆喺度跌親，喺家我畀嘢你食，食飽啲，唔好再搞佢。你有主歸主，冇主歸廟，唔好再騷擾XXX（外婆名字）。」

由於祭品太多，天氣太熱，我差點中暑，還被保安驅趕。但我耍了無賴：「唔燒都燒咗啦，燒燒下整熄唔吉利嘛。」

那是我第一次為外婆做的「法事」。幾年過去，外婆到底還是離開了我們。按傳統名份，身為外孫的我並不需要在盂蘭節為她燒衣，舅舅也早已辦妥。可當我看見街上的火焰、水飯、紙錢 ，即使我不信鬼神，我還是希望外婆能在另一個世界，穩妥地收好。

×

點擊吃蛋糕→